



荐阅书单

《从废园到燕园》

一手史料,百余幅图片,重构北京大学校园前身设计和建造的故事。

未名湖畔的诗意景观险些被从校园规划的蓝图上永远抹去,博雅塔“中国式外壳”的建造本是一场耗资不菲的实验。“中国建筑复兴”的号召下,对于“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样式”,燕园的缔造者们争论不休,规划者和实施者的分歧贯穿始终。在这段往事中,有说着流利英语的国学大师、深爱着中国园林的异国教授、自学成才的工程师、对建筑问题负有责任的化学家,还有号称在内务府干过活的工匠……本书以一手史料、百余幅图片,再现他们的合作、争执、博弈、妥协,以及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时代狂澜中,燕园一步步拥有如今湖光塔影的历程。

作者唐克扬,建筑师,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,北京大学文学硕士。曾担任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,著有《美术馆十讲》《长安的烟火》《树》(与巴士曼合著)等作品。



作者:唐克扬
版本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:2021年1月

《苏东坡新传》

李一冰历时八年写作《苏东坡新传》,考证巨细无遗,参考了东坡文集、后人笔记等百余种历史资料。林语堂称苏东坡是一个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”,而李一冰则再现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。在大文豪的标签之下,让我们看到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,如何用旷达的韧性去面对被贬谪构陷、虎口余生的命运。

作者李一冰(1912—1991),浙江杭州人,原籍安徽。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,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,陆续于新文学重要刊物发表白话散文。李一冰熟读苏轼诗作,同时整理《东坡事类》等重要书籍并编订《苏轼年谱》,历时八年,写成《苏东坡新传》。另著有《明末孤臣张苍水传》,后增补成《张苍水传》。



作者:李一冰
版本:后浪|四川人民出版社
时间:2020年7月

《文饭小品》

《文饭小品》精选知名藏书家谢其章近年所作杂文,以民国报刊收藏为主线,挖掘《天地》《大众》《良友》等民国报刊背后的故事,讲述鲁迅、张爱玲、邵洵美等民国文人的逸闻趣事,同时记叙作者的藏书经历与多年收书趣闻,书写作对北京胡同的小考和人生见闻。作者考据扎实、文风幽默,本书所收文章大都文辞浅易而内蕴丰厚,可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收获丰富的知识。书中插图多为作者私藏报刊剪影,是难得一见的独家第一手资料。

作者谢其章于北京成长,知青。二十年前转行自由作家。出版有《搜书记》《书囊艳异录》《玲珑文抄》等二十余部文化随笔。对于民国电影和民国漫画有较深入之研究。



作者:谢其章
版本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:2021年1月

《天使之箭》:
爱是“造物”的本心

文\伽蓝

2012年,西渡在其著作《壮烈风景:骆一禾论、海子骆一禾比较论》中阐释骆一禾的诗学观念时,引用了骆一禾《火光》中的话,“诗歌就是‘是’本身,而未竟之地在这里打开”,并就此评论道:“诗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生成的力量,那种以‘不’为言说依据和出发点的诗学,无疑都没有进入诗的真正堂奥。”也许,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西渡开始反思从否定出发,以否定为依据的现代诗学,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此前的诗学观念。在一个时期内,西渡同样将诗的否定的力量作为一种“机遇”。但是,对于西渡来说,这种否定的力量始终有其限度。实际上,爱,对人,对风景,对万物的爱,始终是西渡诗歌不变的底色。无论是他的早期诗作或是近作,都展示着诗歌的建构性,并因此生产出丰富多样的语调。在他的近作中,借助“是”的力量,诗人重新评估和认证了自我、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。在他的新诗集《天使之箭》的《自序》中,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心迹。他说:“就其源头而言,诗歌是作为‘是’的力量与人类发生关联的……这个‘是’字是对世界的肯定和赞颂,是‘我’与世界的合体与重新合体。……‘是’才是可供我们栖居的心愿之乡。人只有居于‘是’,才能居于世界。居于‘不’的人们,只能是永远的漂泊者。从另一方面讲,诗歌的‘不’也必以这个‘是’为基础。没有‘是’为指归的‘不’,是没有准星的枪,没有方向盘的车,没有心的身。”

在这本新诗集中,弥漫在西渡早期作品《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》《从天而降》《旅游胜地》《在硬卧车厢》《梦歌》《十四行:反对》《秋》《挽歌》等诗作

中的“失败、悲凉……”的声音被弱化了,代之一种具有深刻同情的温和、亲切的语调,带有“是”的“火光”所辐射的人间温度。这也意味着诗人走出了早年阴郁的地下室,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光明地带。

爱是这本诗集中反复出现的母题。“这世界上,只有爱是一种发明,教会我们选择,创造人的生活。”这是西渡在《天使之箭》一诗中对“爱”的全新阐释。“爱”是力量,也是道路,正是它引领一个天真未脱、愤世嫉俗的青年作者成长为视野清明、心智成熟、思想深邃的中年诗人。把“爱”视为诗的根性和来源,正是“是”的诗学的突出体现。然而,在表现爱的主题时,诗人并没有停留于表面化的对“爱”的讴歌与赞颂,而是致力于探索“爱”在现代条件下的可能性和实现的途径,不断扩展爱的深度、广度和厚度,并由此展示出爱的缤纷面相。在《天使之箭》,我们随处可遇这样深情的表达:

“这是人间。然而,也是我所爱的。”(《天地间》)

“人间的事愈是挂念/愈觉得亲切。胼胝是离你最近的/现实,也是你所热爱的。”(《擘云》)

“喝下去,你便拥有山水的性灵,/爱上它,你就变成另一个你”(《山中笔记(一)》)

“爱你身边的人——我冒充过来人/告诫年轻人:为幸福而随时准备/灾难却不必。幸福,需要爱人照料”(《2017年6月10日,毛洲岛》)

这些诗作无不以其动人心魄的力量彰显着西渡的“爱”的诗学。在诗人看来,与人间的种种污浊相较,“爱”更为有力:它不仅发明了“人”,是“人”的



《天使之箭》
作者:西渡
版本:上海教育出版社
时间:2020年7月

本源;也发明了“诗”,是诗的源头;不仅发明了“朴素的自然”,也发明了“精神的自我”。可以说,“爱”不仅是这一切的创造者,也是“造物”的本心:秉持创造和奉献的使命,它扶持一切,并通过生命的绿色茎管成长为催动花朵生长的力。“我一直爱着!”在诗作《杜甫》中,诗人以老杜的口吻这样表白。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无爱的世界上,杜甫因其所拥有的爱的力量化身为时代的中流砥柱;乱流过去,帝国崩溃,时代失踪,而爱的砥柱留下,见证了伟大的精神所构筑。

诗集中引人瞩目的是一系列历史题材诗作。对这些诗,诗人有这样的说明: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向古典诗歌致敬,其实我是在寻回那个失去的、被遮蔽的东西。……回到音乐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,呈现那一刻生命的知觉和感动,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。而那一刻,也就是此刻,你我所在的此刻。”在历史的题材里朝向此刻,朝向当下,意味把历史作为素材来处理,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发明历史,更准确地说,是透过历史发明现实。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再发明是将古人的身心与我的身心浑一,是历史与当下,古典与现代的合一。它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肯定和否定,而是在批评与反思中重新发明历史中曾有的肯定力量,“对生命及其创造行动的讴歌和对太阳和光明的礼赞”,也即“是”。

《中国天气谚语志》:

每一条天气谚语都有烟火气

文\禾刀

在《三国演义》的“草船借箭”一回中,眼看与周瑜约定的三天生死状期限将至,诸葛亮果然顺利“借”到十万支箭。就此,诸葛亮对鲁肃说:“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”。诸葛亮对天气的妙用还有火烧赤壁的“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”。每每写到这里,罗贯中常以一句“夜观天象”一笔带过,让人更觉有着神机妙算之誉的诸葛亮高深莫测。可以肯定的是,诸葛亮对天象的稔熟,来源于前人的经验。如果说诸葛亮掌握的气候知识是前人传下来的隐性经验,那么,天气谚语则是前人认识天气,摸索天气变化规律的显性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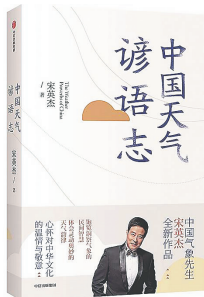
天气谚语源自生活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聊“天”,其中精彩的部分被记载、被检验,然后得以传世。曾经观云相雨的俗谚,虽然未必能成为现代意义的卜天之术,但那些言语有性情,有妙趣,透露着先人看待世界的思想轨迹。本书是中国气象先生、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宋英杰的潜心之作。凭借其多年强大的专业积累和知识功底,他从气象大数据的角度,用

生动通俗的语言,梳理和解读了从古到今的气象谚语,其中不仅蕴涵着千百年来积累的民间智慧,更含有丰富的科学知识。

天气谚语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作用。19世纪30年代,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,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天气预报系统正式诞生。而在此前,一个熟知并能够熟练运用天气谚语的人,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水手,一个种植庄稼的好把式,或者是诸葛亮那样出色的军事家。那些懂得更多看天技巧的长者,往往在一地享有德高望重的尊敬地位。

宋英杰指出,“有些谚语,是几乎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‘通行谚’;有些谚语,却有着离开本地便‘水土不服’的局限性”。虽然许多不同文化的谚语意思相近,但更多谚语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。这种差别化不仅仅因为文化,而是天气特征本身使然。

在宋英杰看来,谚语最初并不一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对仗押韵,只是经过文学家的一次次加工改造,谚语才变得朗朗上口,更易传播。不



《中国天气谚语志》
作者:宋英杰
版本:中信出版集团
时间:2020年9月

过,文学本身有其自身规律,所有的改造均难免夹杂文人的“私心”。如此一来,本来只是单纯用来看天的谚语,有的渐渐改造成一语双关式的生活或者人生哲学。

殊不知,能够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,大都经过历史的千淘万洗。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,宋英杰虽然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,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天气谚语送进了故纸堆,但与此同时,他又觉得,人们对天气谚语的创造热情并未衰减——许多年轻人正借助网络等新兴科技手段,创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谚语,比如“以前,被窝以外,都是远方;现在,被窝之内,也是冰箱”。千百年后,谁能说这不会成为未来的天气谚语呢?

一言以蔽之,只要有烟火气,天气谚语就会有萌芽的土壤。